

日本甲骨學先驅林泰輔考實[▲]

陳逸文^{*}

摘 要

林泰輔（1854-1922）是日本甲骨學研究的先驅，早年研究朝鮮史，後來轉向古代文獻與文字學，最終涉足甲骨文字的研究。1909 年發表的〈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被認為是日本第一篇甲骨文研究專論，其後出版的《龜甲獸骨文字》則是日本最早的甲骨文著錄，在日本甲骨學的發展上有其地位。博士論文《上代漢字の研究》與近年發現的手稿《支那古代史上に於ける文字の源流に就きて》，進一步揭示其對中國古代文字起源與發展的探討。近年學界對林泰輔的研究方法、學術貢獻及其著作間的關聯性展開新一輪討論，特別是《支那古代史上に於ける文字の源流に就きて》的發現，為林泰輔的學術定位提供了新的視角。本文綜合近年相關研究，梳理林泰輔學術發展的脈絡，並探討學界對其研究成果的評價，以審視其在甲骨學史上的地位。

關鍵字：林泰輔、日本漢學、甲骨學、支那古代史上に於ける文字の源流に就きて、上代漢字の研究

[▲] 本論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甲骨非刻辭相關資料彙整與研究（NSTC 113-2410-H-031 -053 -MY2）之研究成果。初稿曾於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協辦「第二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學術研討會」宣讀（2025 年 4 月 25-26 日），承蒙林宏明教授的講評與修改建議，復蒙審查委員與編委會惠賜修改建議，特此申謝，未逮之處，文責自負。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A Critical Study of Hayashi Taisuke: Pioneer of Japanese Oracle Bone Studies

Chen, Yi-wen*

Abstract

Hayashi Taisuke (1854–1922) was a pioneer of oracle bone studies in Japan. Initially specializing in Korean history, he later shifted his focus to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logy, ultimately venturing into the stud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is 1909 article, "On the Discovery of Tortoise Shells and Ox Bones in Tangyin County, Henan Province, Qing China," is regarded as Japan's first specialized treatise on oracle bones. This was followed by *Characters on Tortoise Shells and Animal Bones*, the earliest Japanese catalog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hich secured his significant stat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longside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Writing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further reveals his inquiries into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writing.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reexamined Hayashi's methodology, contributions,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 works. In particular, the discovery of the manuscript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Writing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his academic positioning. Synthesizing recent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Hayashi's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current evaluations of his achievements to reassess his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oracle bone studies.

Keywords: Hayashi Taisuke, Japanese Sinology, Oracle Bone Studies,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Writing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一、前言

甲骨文字自 1899 年被發現以來，中國學界很早就有學者投入整理與釋讀工作，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奠定了早期研究的基礎。日本學界投入甲骨研究的時間也很早，林泰輔（1854-1922）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不僅標誌著日本甲骨學的開端，也為中日學術交流提供了新的發展。

林泰輔原本研究朝鮮史，後來轉向中國古代文獻，他的學術養成受日本漢學傳統影響，特別是江戶時代考證學派與中國清代考據學的學術方法。他曾在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漢書課學習，接受島田篁村指導。在甲骨研究開始發展的前期，因學術理念與日本學界主流趨勢不同，他的甲骨研究未受到青睞，但他仍持續進行古文字與甲骨文字的研究。林泰輔彙整日本所藏甲骨資料，嘗試釐清中國文字的發展脈絡，並利用出土材料來進行研究，希望能讓日本學界重視這些新的材料。

本文首先回顧林泰輔的學術背景，揭示其甲骨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著重比對《支那古代史上に於ける文字の源流に就きて》與《上代漢字の研究》兩著作之關係，並探討近期關於林泰輔甲骨學的新研究。中日學界雖一致認同林泰輔為日本甲骨學先驅，但過往日本學界多僅視其為日本研究甲骨文不落人後之代表，對其具體的甲骨論述則較少關注。隨著新資料的發現，近年對林泰輔之研究有逐漸升溫，出現將其理論高度拔高之趨勢。

林泰輔作為日本甲骨學之先驅，其歷史意義較多在於「開創」與「引介」，而非具體的文字考釋成果。本文透過手稿本的實地比對，旨在釐清林泰輔開展甲骨研究的時間、動機以及其未刊稿本的真實面貌。希望經由考察林泰輔研究甲骨的經歷以及著作，確立林泰輔在日本甲骨學史上的地位。

二、林泰輔的學術經歷

林泰輔的學經歷，主要可由其子林直敬於 1927 年為其出版的《支那上代之研究》卷末所附的年譜、著作目錄，以及由井上哲次郎、市村瓚次郎、岡田正之、瀧川龜太郎等人所著之序見其端倪。林泰輔名直養，字浩卿，通稱泰輔，號進齋。1854 年出生於千葉縣下總國香取郡常磐村，10 多歲時至並木栗水於鄉里開設的螟蛉塾學習漢學，¹接觸漢學的時

¹ 成家徹郎以為當時林泰輔差不多 17、18 歲。參見成家徹郎：《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東京：大東文化大學，2018），頁 3。

間並不算太早。1883 年時進入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漢書課學習，²接受考證學派島田篁村的指導，林泰輔入學時已經近 30 歲，與同學的年紀有不少差距。

林泰輔於 1887 年自東京大學畢業，前後至第一高等中學校、山口高等中學校擔任教師。1896 年 6 月至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就職，1897 年 11 月就因病辭職，不過貝塚茂樹自述聽曾我部靜雄提到，林泰輔之所以從東京帝國大學辭職，是受到由藤田豐八等人所組織的學生抗議活動而導致，藤田豐八等學生認為林泰輔的學問都是陳舊的「漢學」，希望能找研究「東洋史」的老師來任教。³1899 年林泰輔至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擔任囑託講師，⁴隔年結束囑託工作。1908 年至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擔任教授，於任內過世。

林泰輔早年從事的是朝鮮史方面的研究，1892 年出版《朝鮮史》的專著，直到 1902 年時才開始展開有關中國古代的相關研究，當時研究的主題像是〈周官考〉、〈逸周書考〉、〈國語考〉等文獻方面的研究；⁵以及一些老子的思想探討。1907 年發表〈周代書籍の文字及び其傳來に就て〉，開始探討先秦典籍所用的「小篆」、「古文」等問題。1909 年〈周代の金石文と經子史傳の文字〉加入了有關金文方面的介紹與討論，同年發表的〈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被認為是日本第一部介紹甲骨文的專論。林泰輔此後撰寫不少與甲骨有關的著作，1914 年以《上代漢字の研究》獲得文學博士的學位。日本自 1887 年制定學位令，有法學、醫學、工學、文學、理學共五種博士（1898 年增加藥學、農學、林學、獸醫學），不像現在由大學各自審查贈與，當時博士全由文部大臣頒發，不特別隸屬於哪一個大學的博士，一直要到 1920 年才將博士學位歸至各大學的系統內。林泰輔還曾於 1916 年以《周公と其時代》一書得到帝國學士院恩賜賞，這是日本學術獎中最權威的獎賞，其漢學的研究是受到肯定的。

但林泰輔較為中文學界所知的還是他與東京帝國大學白鳥庫吉的論辯。1909 年 8 月白鳥庫吉發表〈支那古傳說の研究〉，對堯、舜、禹的存在提出質疑，林泰輔剛好也於差不多的時間發表日本第一部關於甲骨文的論著〈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兩人在意見上有所矛盾。因此林泰輔在 1911-1912 年間發表了 4 篇〈堯舜禹の抹殺

² 東京大學於 1882 年在文學部開設「古典講習科」（甲部）、「支那古典講習科」（乙部），於 1883 年將「古典講習科」改成「國書課」；「支那古典講習科」改成「漢書課」。參見西山尚志：〈「疑古」與「釋古」的前哨戰——從白鳥庫吉與林泰輔的爭論再探「釋古」的本質性問題〉，《現代哲學》第 6 期（2020），頁 121。

³ 吉川幸次郎、桑原武夫、貝塚茂樹、森鹿三、田村實造、宮崎市定：〈先学を語る——桑原隲藏博士〉，《東方學回想Ⅱ》（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 43。

⁴ 日本的「囑託制度」有點像現在的兼任工作，不是正式的工作。

⁵ 關於林泰輔有關《周禮》的研究，可參工藤卓司：《近百年來日本學者《三禮》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6），頁 76-79。

論に就て）來反駁白鳥庫吉的論點，此後兩人在學術刊物上時有爭論。⁶

林泰輔於 1918 年親赴安陽調查甲骨，本預期接下來還要再到安陽進行第二次調查，但因當地環境紛亂而取消，後於 1922 年逝世，享壽 68 歲。林泰輔的研究範圍廣博，雖出版多部著作，但仍有許多文稿來不及出版。市村瓚次郎認為林泰輔在「朝鮮史」、「中國古代史」、「金石文字」這三方面開拓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方向；岡田正之認為林泰輔的研究有四變：(1).考證之學、(2).朝鮮史研究、(3).三代制度文物、(4).金石甲骨研究；瀧川龜太郎提到林泰輔之成果則列舉：(1).朝鮮史之研究、(2).日本漢學經解整理、(3).先秦諸子考的編纂、(4).唐虞三代文獻考的著作。⁷大致可以看到林泰輔學術興趣以及研究軌跡的變化。

三、近年林泰輔的相關論述

作為日本首部甲骨著錄《龜甲獸骨文字》的作者，林泰輔很早就進入中國學者們的視野中，但他在此之前就曾與中國學者有所交流。王國維曾說：「夏間駕蒞京都，獲親道範。嗣讀大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深佩研鑽之博與論斷之精，於考訂《周官》及《禮經》二書編撰時代尤徵卓識，誠不朽之盛事也。」（〈致林泰輔〉1915 年 11 月）⁸羅振玉：「去歲東友林學士泰輔始為詳考，揭之《史學雜誌》，且遠道郵示，援據賅博，足補正予彙序之疏略。」⁹他們對林泰輔抱持的是正面的態度。羅琨認為羅振玉正式展開甲骨文的研究，有不小的原因是受林泰輔的影響。¹⁰而日本學者如貝塚茂樹則認為林泰輔作為日本甲骨文

⁶ 白鳥庫吉於 1894 發表〈朝鮮の古傳説考〉就曾批評過林泰輔的朝鮮研究，請參西山尚志：〈「疑古」與「釋古」的前哨戰——從白鳥庫吉與林泰輔的爭論再探「釋古」的本質性問題〉，同註 2，頁 120-127。

⁷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東京：光風館，1927），頁 7-24。

⁸ 王國維：〈書信日記〉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15 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 77。錢穆在閱讀《周公及其時代》之後，取部分譯為《周公》，序中稱道：「排比明備，尤為學人所需。」林泰輔著，錢穆譯：《周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⁹ 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 年上虞羅氏玉簡齋石印本。羅振玉與林泰輔的往來總共有四種說法：「郵示交流說」、「面呈諮詢請教說」、「託友轉交說」、「親見後託友轉交說」，參見任光宇：〈羅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學術史新探〉，《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 39 卷第 3 期（2019），頁 29。不過任光宇認為林泰輔請田中慶太郎轉交論文實屬「通知加炫耀其領先成果」，而羅振玉就是受到這樣的刺激才發憤著作，還以顏色。任光宇：〈羅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學術史新探〉，頁 30-31。《支那上代之研究》的序中有幾位與林泰輔共學之學者對林泰輔的評論：市村瓚次郎認為他「端慤謙虛」、岡田正之認為他「謹愿端正、真摯質實」、瀧川龜太郎更說他「不菸不酒、不下棋、不玩骨董，興趣只有讀書寫作」（筆者簡譯），而林泰輔的甲骨研究在東京學界也普遍不被認同。筆者認為從以上幾點來看，林泰輔個性謙虛穩重，羅、王對他的描述也都較為正面，恐怕不像任光宇所說他有向羅振玉炫耀的心態。

¹⁰ 羅振玉曾以林泰輔此篇文章是「外國古文字創已來」寫信給王國維，參考羅琨：〈從羅王書信看早期甲骨學的形成〉，收入陶德民編：《內藤湖南研究的最前線：國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吹田：關西大學出版社，2023），頁 148-152。

字研究的先驅者，在古代史學學派脈絡下，對疑古或釋古都很有影響。¹¹

早年看到有關林泰輔的論述，一般只強調林泰輔是日本最早研究甲骨者、1921 年的《龜甲獸骨文字》是首部日本收藏甲骨的著錄書，以及與羅振玉、王國維的一些互動等等，¹²幾乎沒有提及林泰輔甲骨研究的具體內容。這幾年有幾篇對《龜甲獸骨文字》的相關討論，如黃庭頌〈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林泰輔撰《龜甲獸骨文字》附抄釋二卷董作賓批校本考釋〉介紹《龜甲獸骨文字》之版本源流。¹³項麒達〈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抄釋部分校注〉，透過此書對甲骨文字的隸定（無說解），來探討林泰輔的甲骨文字研究，並整理出林泰輔「隸定錯誤」的八種原因。¹⁴此文篇幅不長，但仍是對林泰輔甲骨文字研究較不同的評論面向。劉思婷《林泰輔史學研究——以堯舜禹抹殺論、周公研究、甲骨文研究為中心》以日文書寫，對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有一些篇章內容的介紹。¹⁵

林泰輔的甲骨相關研究主要見於論文集性質的《支那上代之研究》中，像是〈支那上代の研究資料に就いて〉、〈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殷墟の遺物研究に就いて〉、〈龜甲獸骨に見えたる地名〉、〈羅王二氏の王賓に関する答書〉等篇章。不過除了〈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有對「貞」、「殷」、「易」等字做較多的探討之外，¹⁶較多只見到如《龜甲獸骨文字》那樣僅「隸定」甲骨文字而非說解的形式。《甲骨文字字釋綜覽》也只有收錄林泰輔不到 5 個的釋字內容。¹⁷

不過這十多年來仍持續有幾篇關於林泰輔的論著刊出，包括一些前人未見過的新材料，讓人對林泰輔的研究概況有了更多的認知。其中最重要的論著，首推成家徹郎撰、魏

¹¹ 「林泰輔博士は早くから新出甲骨文的蒐集整理に従事され、その解讀に先鞭を付けられ、新興の甲骨學史上に不朽の名を止められてゐる。わが古代史學の先人は疑古のみならず釋古の領域に於ても、決して中國の學界に劣らない優秀な業績を残して居られるのである」(筆者簡譯：林泰輔博士很早就從事新出土甲骨文的蒐集與整理工作，率先開啟了解讀之先河，在新興的甲骨學史上留下了不朽之名。我們(日本)古代史學的先輩不僅在「疑古」方面，即便是在「釋古」的領域中，也留下了絕不遜色於中國學界的優秀業績。)請參見貝塚茂樹：《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東京：弘文堂，1946)，頁 22。

¹² 如董作賓：《甲骨學六十年》附錄甲骨年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14-15。王宇信：《甲骨學一百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337。朱彥民：《殷墟考古發掘與甲骨文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 355-357。

¹³ 黃庭頌：〈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林泰輔撰《龜甲獸骨文字》附抄釋二卷董作賓批校本考釋〉《書目季刊》第 47 卷 2 期(2013)，頁 75-88。

¹⁴ 項麒達：〈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抄釋部分校註〉《漢字文化》第 21 期(2022)，頁 71-74。

¹⁵ 劉思婷：《林泰輔史學研究——以堯舜禹抹殺論、周公研究、甲骨文研究為中心》(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語言文化碩士論文，2015)，頁 35-38。

¹⁶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同註 7，頁 138-139。

¹⁷ 不過在下節提到斯道文庫本《上代漢字の研究》第 5 章，林泰輔有花 20 多頁的篇幅來解說天干地支的字形以及相關意義，未見於其他論著中。

慈德譯的〈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¹⁸這篇論文雖然是翻譯，但因原文收錄的刊物有頁數限制，所以並沒有將全文刊出，後由魏慈德翻譯出全文。此篇文章最具影響力的是「發現」了林泰輔所寫的《支那古代史上に於ける文字の源流に就きて》（以下簡稱《文字の源流》），成家徹郎認為這部五冊的手抄巨著應成於 1907 年。在此之前，松丸道雄〈日本甲骨学事始め—甲骨発見百年に際して—〉則認為日本甲骨學之興起，大概可以定在 1909 年這個時間點。¹⁹

成家徹郎這樣的發現則似乎將林泰輔對甲骨的研究提前到 1907 年，《文字の源流》的發現也導致對林泰輔的甲骨學有了新一波的討論。李無未、魏小燕〈林泰輔與唐蘭：中日古文字學現代理論初次建構——以新發現《中國文字源流》稿本(1907)為核心〉（以下簡稱〈林泰輔與唐蘭〉）、²⁰李無未、張品格〈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以下簡稱〈林泰輔稿本的意義〉）、²¹李安竹〈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等，²²都有對林泰輔的甲骨研究有了新的探討。

〈林泰輔與唐蘭〉直接指出一般提到林泰輔的博士論文《上代文字の研究》就是成家徹郎發現的這本《文字の源流》，根據的理由是該稿本有星野恒、井上哲次郎、上田萬年、市村贊次郎四位教授在 1912-1913 的手寫體簽名。²³並據此探索此書與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與價值。〈林泰輔與唐蘭〉提出的觀察很有意義，但直接將 1907 年的稿本與 1914 年得到博士論文的著作直接等同，在說明上似乎還缺少了一些證據。林泰輔這兩本書的關係有些複雜，請參見下節討論。

〈林泰輔稿本的意義〉在《文字の源流》後面括號（《上代漢字の研究》），直接將兩書等同，但似乎也沒提出相關佐證。〈林泰輔稿本的意義〉對林泰輔《文字の源流》有了非常詳細的評論，這本書一共有 18 篇章節（古文 9、籀文 4、小篆 5）、3 篇附錄，〈林泰輔稿本的意義〉對《文字の源流》每一個篇章都有論述，在「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學術地位及發現的意義」一節指出這本書的 17 個特點，認為林泰輔此書具有「超前研究

¹⁸ 成家徹郎撰、魏慈德譯：〈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故宮文物月刊》第 222 期（2001），頁 94-111。

¹⁹ 松丸道雄：〈日本甲骨学事始め—甲骨発見百年に際して—〉，《歷史與地理》第 526 號（1999），頁 34。

²⁰ 李無未、魏小燕：〈林泰輔與唐蘭：中日古文字學現代理論初次建構——以新發現《中國文字源流》稿本(1907)為核心〉，《古漢語研究》第 2 期（2023），頁 112-128。

²¹ 李無未、張品格：〈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8 輯（2023），頁 149-174。

²² 李安竹：〈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國際漢學》第 5 期（2023），頁 70-77。

²³ 李無未、魏小燕：〈林泰輔與唐蘭：中日古文字學現代理論初次建構——以新發現《中國文字源流》稿本(1907)為核心〉，同註 20，頁 114。

意識，仍然是中國古文字研究的奇迹。」²⁴〈林泰輔稿本的意義〉這篇文章讓學界得以見到日本甲骨學初期的研究成果，擴展了研究的視野，不過《文字の源流》原稿並沒有第5章，〈林泰輔稿本的意義〉中對第5章的評述不知是如何進行的。²⁵

李安竹〈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談到早期林泰輔與羅振玉、王國維之間有關甲骨學的互動以及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方法，對早期日本甲骨學發展的概況有清楚的說明。此文還介紹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表》的一些狀況，補充了學界對此書的認知。

以上論著是在成家徹郎發現《文字の源流》的緣由上產生的，可以說《文字の源流》的發現確實促進林泰輔甲骨研究的新展開，不過這幾篇論文的内容還有一些值得探討的部分。首先〈林泰輔稿本的意義〉花了11頁的篇幅來替《文字の源流》的内容做了豐富的摘要，並認為此書有17個特點值得稱道，與〈林泰輔與唐蘭〉的論點類似，都拿《文字の源流》與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進行對比，認為分別可代表中日在20世紀初期古文字學理論的成就，意義非凡。筆者認為這樣的論點可以再保留些，畢竟《文字の源流》並沒有出版，在成家徹郎於都立中央圖書館發現此書之前，也沒有任何日本論著提到這部書，實在不容易據此探討林泰輔在中國文字學理論上的影響。不過林泰輔身為日本第一位甲骨研究者，他的甲骨學研究概況與源流確實有學術上的重要意義，因為連早期日本學界其實都對他的甲骨研究不甚瞭解，或可說不甚關心。成家徹郎發現的《文字の源流》與斯道文庫所藏《上代漢字の研究》，可供我們探討日本第一位甲骨學者展開甲骨研究的經歷。

四、林泰輔博士論著與甲骨研究歷程

本章要探討林泰輔博士論文的具體狀況以及探討他研究甲骨的相關歷程。目前對於林泰輔的研究有三個需要辨明之處：一、林泰輔的博士論文《上代漢字の研究》與成家徹郎發現《文字の源流》的關係。二、林泰輔入手甲骨展開研究的時間。三、林泰輔與諸橋轍次的關係。礙於篇幅，此處並不打算詳細介紹林泰輔的甲骨學特色或是整體論著的内容，而是想著重在目前學界對林泰輔甲骨論著的掌握以及其開展甲骨研究的動機。

目前新研究多半都知道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以下簡稱斯道文庫）還有另一套手稿本，但對此似乎未有太多的描述，事實上這部論著十分值得探究。學界可能也沒有注意到，成家徹郎在發現《文字の源流》之後，又有機會參閱斯道文庫的另一個版本，

²⁴ 李無未、張品格：〈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同註21，頁172。

²⁵ 該文對第5章的評論也與斯道文庫的《上代漢字の研究》第5章的内容不能對應。

並對兩個版本做了一些探討，對瞭解林泰輔的學術軌跡，乃至於日本甲骨學發展之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²⁶筆者於 2025 年 1 月至斯道文庫及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參訪，有幸見到斯道文庫的《上代漢字の研究》藏本以及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文字の源流》藏本。在此感謝斯道文庫與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允許閱覽資料，並感謝斯道文庫事務幸島浩子的協助。

（一）、《上代文字の研究》、《上代漢字の研究》與《文字の源流》的關係

首先想先談一下林泰輔的博士論文《上代漢字の研究》，以及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文字の源流》這兩本書的狀況。首先要說明的是，在林直敬為父出版的《支那上代之研究》的出版目錄提到有未刊稿《上代文字の研究》，但是在年譜之處則是寫以《上代漢字の研究》得到博士學位。「上代文字」與「上代漢字」雖是一字之差，但不同的論著提到的名稱都略有不同，斯道文庫所藏的林泰輔著作名稱則為《上代漢字の研究》。諸書名稱有些類似，以下先列出關於林泰輔博士論文的書名的差異，以便參考：

圖表 1 林泰輔博士論文的書名與目前所見狀況

論著名稱	認為的論著性質／本文提到的選用者或出處	目前狀況
上代漢字の研究	博士論文／林直敬、鎌田正、神田喜一郎、成家徹郎、〈林泰輔稿本的意義〉。	斯道文庫所藏
上代文字の研究	博士論文／井上哲次郎、〈林泰輔與唐蘭〉。 未刊稿／林直敬。	未見
古代文字の研究	博士論文／岡田正之。	未見

井上哲次郎在《支那上代之研究》的序中提到林泰輔得到學位的是 8 卷的《上代文字の研究》，〈林泰輔與唐蘭〉直接將《上代文字の研究》當成林泰輔的博士論文。岡田正之的序提到的是《古代文字の研究》，又略有不同。鎌田正〈林泰輔〉、神田喜一郎〈「貝塚教授の《甲骨文字》図版篇を手にして林泰輔博士を憶う」使用的是《上代漢字の研究》，〈林

²⁶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同註 1，頁 30-44。

泰輔稿本的意義〉同樣也是《上代漢字の研究》。成家徹郎在介紹井上哲次郎所指《上代文字の研究》時，於後括號《上代漢字の研究》，並註明《上代漢字の研究》才是正確的名稱。²⁷成家徹郎在處理書名之處較為謹慎。但從《支那上代之研究》的著作目錄與年譜看起來，林直敬很可能認為博士論文《上代文字の研究》與未刊的《上代漢字の研究》是兩本著作。因為這兩個名稱很像，若是較早注意井上哲次郎序中之語，就會將林泰輔的博士論文記為《上代文字の研究》，若是以《支那上代之研究》的年譜來看，就會記為《上代漢字の研究》，這可能是導致諸家論述混雜的原因。

成家徹郎在撰寫〈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原文時，尚未看到斯道文庫所藏《上代漢字の研究》這本書，所以還不瞭解這兩本書的關係，但後來在《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說文解字の研究 28」中，已提到實際閱覽斯道文庫《上代漢字の研究》的情形。成家徹郎的這篇文章收在自印本《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中，可能較少被學界注意，文章提出了一個觀點，那就是《文字の源流》其實是學位論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草稿。²⁸ 成家徹郎的論點可列舉如下：

1、《文字の源流》的目次雖有三篇附錄，但實際在本文中並沒有附上，成家徹郎懷疑因為當年古文字無法影印，所以直接就把原稿的三篇附錄移到博士論文《上代漢字の研究》中。²⁹2、《文字の源流》雖有「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的目次，卻根本沒有第五章的內容，而《上代漢字の研究》有完整「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的內容。雖然無法同時對比第五章，但兩書的「第六章 古文の変遷（第二期）」卻有很大的變化。《文字の源流》「第六章 古文の変遷（第二期）」撰寫時，林泰輔只看過鐵雲藏龜的拓本，而到撰寫《上代漢字の研究》的時候，林泰輔已經真正見過甲骨實物，也因此修改了不少內容。

30

成家徹郎的觀察有其道理，林泰輔在《文字の源流》「第六章 古文の変遷（第二期）」確實提到他尚未看到龜甲牛骨實物，而《上代漢字の研究》卻已經有引用羅振玉甲骨著錄書的編號，完成的時間一定比《文字の源流》晚。不過這兩本書還有可以探討之處：

1、《文字の源流》消失的三篇附錄與《上代漢字の研究》三篇附錄的關係

成家徹郎認為《文字の源流》的三篇附錄有目無文，是直接將附錄移到《上代漢字の

²⁷ 同前註，頁 30。

²⁸ 同前註，頁 30-32。

²⁹ 同前註，頁 14-15。

³⁰ 同前註，頁 30-32。

研究》書後。這個論點須要商榷，筆者目驗過實物，斯道文庫所藏的《上代漢字の研究》與《龜甲獸骨文字表》每葉版心的下方位置均有「林氏稿本」這幾個字，而《文字の源流》每葉的左下角則有「棘榛原製」的鈐印。³¹這兩套書所用的紙張完全不同，不太可能將原先附在《文字の源流》的附錄直接轉移到《上代漢字の研究》上。

2、《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差異

成家徹郎在〈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認為《文字の源流》可能寫定於 1907 年，這應該是由上述所言林泰輔在寫《文字の源流》還沒看到甲骨實物的理由來推斷的，其後又修正說法，認為此書可能寫成於 1906~1907 之間。³²〈林泰輔稿本的意義〉同意成家徹郎將這本書的成書時代定在 1907 年的說法，並反駁東方白認為此書完成於 1914 年的說法。³³但〈林泰輔稿本的意義〉直接將《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兩本書直接等同來看，是不太正確的。

《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在內容有許多共通之處，但也有許多相異之處。林直敬於 1963 年將林泰輔所藏的一批甲骨以及《上代漢字の研究》、《龜甲獸骨文字表》委託給斯道文庫。³⁴筆者先單就其形制、內容等差異將其列表呈現，請參下表。

圖表 1、《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差異

差異	文字の源流	上代漢字の研究
章節內容缺失	<u>沒有</u> 「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內容	有「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內容
目錄文字差異	目錄「第七章 古文の変遷（第三期）」後有附「古文変遷表」	目錄「第七章 古文の変遷（第三期）」後所附「古文変遷表」，不在正文中，而是補在版心內 ³⁵
正文附圖缺失	目錄「第十八章 小篆と隸楷」後有附「文字の図」，正文有圖	目錄「第十八章 小篆と隸楷」後有附「文字の図」，正文 <u>沒有</u>
附錄順	附錄順序是「岐陽石鼓文考」、「支那	附錄順序是「支那上代筆墨書冊考」、

³¹ 字體有些模糊看不清，可能為「東京榛原製」，榛原是 1806 年在東京日本橋創立的和紙名店。

³²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同註 1，頁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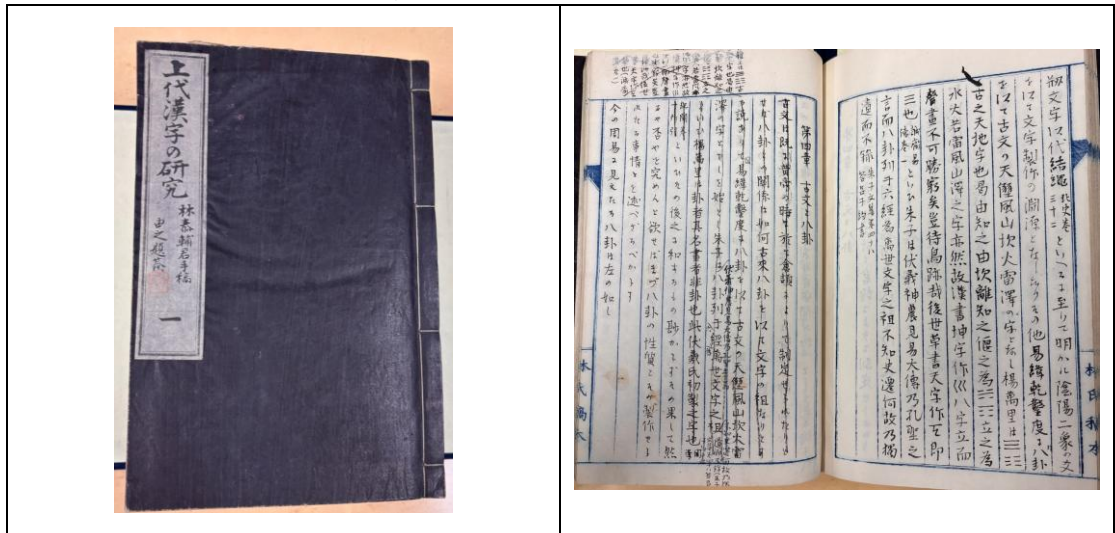
³³ 李無未、張品格：〈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同註 21，頁 157。

³⁴ 可參崎川隆、陳曲、董晶卉、李靜：〈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所藏殷墟甲骨〉，《中國古典學》第 5 卷（2024），頁 191。

³⁵ 成家徹郎沒注意到版心有字，以為《上代漢字の研究》在目錄第七章後面少記「古文変遷表」，事實上在旁邊的版心有註記。成家徹郎：《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同註 1，頁 32。

序差異	上代筆墨書冊考」、「參考書目及び金石文書解題略」	「岐陽石鼓文考」、「參考書目及び金石文書解題略」
附錄缺說明	附錄三「參考書目及び金石文書解題略」 <u>沒有</u> 小標題名稱	附錄三「參考書目及び金石文書解題略」有四個小標題（但第四小標只有數字沒有內容）
附錄缺失	附錄只見於目錄， <u>沒有</u> 內容	附錄見於目錄，也有完整內容
送審記錄	在第一冊扉頁有「林泰輔論文五冊」以及論文送附、閱了的紀錄	<u>無此紀錄</u>
書衣差別	書衣有書籤但 <u>書名空白</u> ，也 <u>沒有</u> 卷次	書衣上的書籤有萩野由之題的「上代漢字の研究」及卷次，並有萩野由之「和菴（庵）」之印
卷數差異	卷數的差異：5 卷 第 1 卷：緒論、1~2 章（圖書館編號 1）25 葉 第 2 卷：3~4 章（圖書館編號 3）49 葉 第 3 卷：6~9 章（圖書館編號 4）55 葉 第 4 卷：10~16（圖書館編號 2）65 葉 第 5 卷 17~18、文字の図（圖書館編號 5）26 葉+16 葉	卷數的差異：8 卷 第 1 卷：緒論、1~4 章 第 2 卷：5~6 章 第 3 卷：7~9 章 第 4 卷：10~13 章 第 5 卷：14~18 章 第 6 卷：「上代筆墨書冊考」（按：少了「支那」二字） 第 7 卷：「岐陽石鼓文考」 第 8 卷：「參考書目及び金石文書解題略」

根據筆者實際的觀察，除了上述的差異之外，《上代漢字の研究》還有兩個特點：1、字跡相較之下較為隨便：《文字の源流》的文字相當規整，比起來《上代漢字の研究》的文字顯得較為潦草，差別明顯；2、《上代漢字の研究》有大量補充、刪除的痕跡：《上代漢字の研究》抄自《文字の源流》的內文，而且常有錯誤，所以《上代漢字の研究》會在字旁補充《文字の源流》的原文，或直接貼上小紙片來修改原文。從這點來看，成家徹郎所言，《文字の源流》應該是類似《上代漢字の研究》草稿的存在，基本概念是符合的，不過如果將兩本書整體比對，又會覺得《文字の源流》不太像是一般理解的「草稿」。請參下圖：

圖表 2 《上代漢字の研究》³⁶

一般論著都指出林泰輔是 1914 年以《上代漢字の研究》拿到博士學位的，除了受井上哲次郎的影響以為是《上代文字の研究》之外，歷來並無疑義。但筆者整理相關資料後，懷疑林泰輔 1914 年拿到博士學位的著作不一定是斯道文庫本的《上代漢字の研究》，而可能是《文字の源流》與另一本目前未見的抄本。此意見與〈林泰輔與唐蘭〉有部分相關，但〈林泰輔與唐蘭〉對此的論述較少，且有些需要修正之處。

筆者認為《文字の源流》不能算是草稿，反而應該說《上代漢字の研究》是《文字の源流》的修改版本比較正確，最少斯道文庫的《上代漢字の研究》是呈現出這種情況。理由如下：

1、《文字の源流》在扉頁上的紀錄

《文字の源流》在扉頁有附上一張「林泰輔論文送付、閱了」的紀錄，上面有星野（恒）教授、井上（哲次郎）教授、上田（萬年）教授、市村（瓚次郎）教授等人的名字，這個部分已被〈林泰輔與唐蘭〉注意，³⁷但〈林泰輔與唐蘭〉說那是幾位教授的「手寫體簽名」，這一點是有問題的，請參下圖。該圖內的手寫字體全同，為同一人所寫，不會是教授們的簽名，可能是林泰輔或是行政人員的手筆。³⁸論文送付及閱了的時間點有明治 45 年（1912）、

³⁶ 感謝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文庫長堀川貴司先生允許本人於期刊引用《上代漢字の研究》、《龜甲獸骨文字表》圖檔，以下章節關於兩書之圖檔引用茲不贅述。

³⁷ 李無未、魏小燕：〈林泰輔與唐蘭：中日古文字學現代理論初次建構——以新發現《中國文字源流》稿本（1907）為核心〉，同註 20，頁 114

³⁸ 筆者透過比對，目前比較傾向這不是林泰輔的手書，書寫者另有其人。

大正 2 年（1913）。很難想像一本草稿為什麼會有送審教授接受論文的相關紀錄，看起來這本論文只有一本，而且是依序送給不同教授審閱的，所以〈林泰輔與唐蘭〉直接視此本書為林泰輔的博士論文有其道理。

不過為什麼井上哲次郎在《支那上代之研究》序裡提到的是《上代文字の研究》8 卷本？仔細看附圖的紀錄，雖然該論文似乎在 1913 年送付給井上哲次郎，但其餘三位教授在備考處都有註記「閱了」，只有井上哲次郎的位置沒有。因此筆者認為井上哲次郎後來看到的送審論文與其他三位教授不同，不是 5 卷本的《文字の源流》，而是 8 卷本的《上代漢字の研究》，所以在序中才會這樣寫，因時間久遠，又誤把「上代漢字」記成了「上代文字」，導致林直敬在編寫《支那上代之研究》時直接採用了井上的說法，而把家中所留的《上代漢字の研究》稿本視為未刊稿。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真的存在一套 8 卷本的《上代文字の研究》，因為筆者認為斯道文庫所藏的 8 卷本的《上代漢字の研究》大概不是井上看過的這一套。

圖表 3、《文字の源流》扉頁的紀錄³⁹

姓名	送付年月日	閱了年月日	受領年月日	備考
曾野 和枝	明治三十三年			閱了
井上 哲次郎	明治三十三年			
上田 祐松	明治三十三年			閱了
中村 卯花	明治三十三年			閱了

³⁹ 感謝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長允許本人於期刊引用圖檔。

2、〈官報〉記載林泰輔的「學位記」⁴⁰

〈林泰輔稿本的意義〉提到大正三年（1914年）9月27日的〈官報〉記載林泰輔的「學位記」，刊登林泰輔博士論文的要旨說明。⁴¹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與日本全國圖書館圖書館員所創立的「レファレンス協同データベース」網站，在「レファレンス事例詳細」提到：因受關東大地震的影響，各圖書館沒有收藏日本1923年前的博士論文，只能在《大日本博士錄》以及〈官報〉「學位記」可看到各博士論文審查的相關要旨。〈官報〉所記明治時期的博士論文要旨會在學位授予日的1~2日刊行；大正前期是數週後；大正8年（1919年）後則會在數個月到半年後才刊載。⁴²

筆者在《大日本博士錄》第2卷卷末版權頁處，注意到此書原應有6卷，第5卷是「文學及理學博士之部」。⁴³但現今所見的《大日本博士錄》只有5卷，第1卷「法學及藥學」、第2-4卷是「醫學」、第5卷是「工學博士之部」。作者井關九郎在第5卷的序文提到該書編撰過程中受關東大地震影響，完成的第3卷原稿付之一炬，耗費數年後才將工學博士的部分完成，第6卷「文學、理學」，第7卷「農學以下」（按：林學、獸醫學）會繼續出版。⁴⁴但該書最終只出到第5卷，所以無法看到與林泰輔博士論文的相關記載。

筆者確認1914年9月27日的〈官報〉後，注意到〈官報〉在文中並未提到林泰輔的博士論文名稱，但是有這樣的敘述「本篇ハ支那上代ニ於ケル文字ノ源流ヲ論シ分チテ古文籀文小篆ノ三篇トナシ更ニ細分シテ十八章（古文九章、籀文四章、小篆五章）トナシ附録トシテ岐陽石鼓文考一篇（六章）上代筆墨書冊考一篇（三章）及ヒ參考書目金石文書解題略ヲ載セタリ」（筆者簡譯：本編論述中國上古之文字源流，分為古文、籀文、小篆三篇，更細分為十八章（古文九章、籀文四章、小篆五章）。另載附錄：岐陽石鼓文考一篇（六章）、上代筆墨書冊考一篇（三章）及參考書目金石文書解題略）。

首先從引用的解說文字來看，「支那上代ニ於ケル文字ノ源流ヲ」比起《上代漢字の研究》，與《支那古代史上に於ける文字の源流に就きて》的書名似乎關係更為接近。此外〈官報〉所提的三篇附錄的順序，也與《文字の源流》一致，而與《上代漢字の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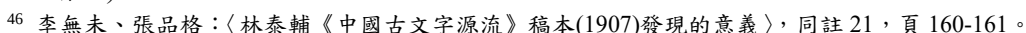
⁴⁰ 〈官報〉是日本政府為了公告國家法令讓民眾知曉的國家公報，於明治16年（1883年）由太政官文書局創刊，至今仍持續發行中。由目前的發行狀況看來，例假日不發行而只有平日刊行。国立印刷局：https://www.npb.go.jp/product_service/books/kanpo/index.html。（檢索日期：2026年1月9日。）

⁴¹ 李無未、張品格：〈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同註21，頁155。

⁴² レファレンス協同データベース：https://crd.ndl.go.jp/reference/entry/index.php?page=ref_view&id=1000178939。（檢索日期：2026年1月9日。）

⁴³ 井關九郎：《大日本博士錄》第2卷（東京：發展社，1922），版權頁。

⁴⁴ 井關九郎：《大日本博士錄》第5卷日文序文（東京：發展社，1930），頁3-4。

圖表 4、大正三年（1914 年）9 月 27 日〈官報〉⁴⁵

2、3、4 卷的葉數大概是 50~65 之間，並不存在單獨「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自成一卷的空間，在《上代漢字の研究》中，第五章與第六章合為第二卷。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文字の源流》這五冊在編撰時，本來就沒有打算把「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放進去，這是故意的而非是遺漏，成家徹郎認為這是因為《上代漢字の研究》編修時，林泰輔已經看到甲骨實物，並對甲骨文字有更深的認識，《文字の源流》第五章有關甲骨的內容可能有許多錯誤，所以整章被拿掉了，⁴⁷筆者同意這樣的看法。

《上代漢字の研究》的第 6~8 卷分別對應三篇附錄「支那上代筆墨書冊考」、「岐陽石鼓文考」、「參考書目及び金石文書解題略」（順序與《文字の源流》所載不同）。所以如果《文字の源流》拿掉第五章以及三篇附錄的內容，剛好就是 5 卷，也符合「林泰輔論文送付、閱了」的紀錄。但這樣並不能解釋的就是何以〈官報〉的學位記有具體提到附錄的內容，且對第五章似也有些論述。且若送審博士論文竟然是有缺少的狀態也讓人覺得有些匪夷所思。〈官報〉所述的林泰輔的論文像是《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綜合版，論文名稱與附錄的敘述是採用《文字の源流》，但某些內容又取於《上代漢字の研究》，這也是筆者認為兩書之間關係很複雜的理由。

筆者上文提及論文審查人星野、上田與市村看的版本可能是 5 卷本《文字の源流》，井上哲次郎則見過 8 卷本的《上代文字の研究》，從卷數來看，筆者也傾向該書很可能也稱《上代漢字の研究》，只是並非斯道文庫本，暫以《上代漢字の研究》（井上所見本）稱呼，或許〈官報〉的「學位記」同時採用四位審稿者的意見，才會寫出包含兩種版本的介紹內文。

綜合以上的論述，筆者想來談談《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關係，除了成家徹郎之外，諸家似乎沒特別談論過斯道文庫所藏的《上代漢字の研究》〔以下簡稱《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的具體形制與內容，或是沒看過此書。筆者認為成家徹郎說《文字の源流》是學位論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草稿的這個說法應該進行一些修正。《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雖然內容不完全一致，但可能都是林泰輔申請博士時提交的著作，8 卷的《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不是送審的資料，但應該存在另一個 8 卷的《上代漢字の研究》（井上所見本），否則無法看到附錄或是第五章的內容，不能解釋上述的幾個矛盾的問題。

《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不是博士送審的著作，而是基於《文字の源流》而寫的修改本，目的是為了以後出版成專書。成家徹郎雖然看過《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但並沒有特別提到《上代漢字の研究》寫作的時間點。筆者認為斯道文庫所

⁴⁷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同註 1，頁 32。

藏《上代漢字の研究》確實如版心下方「林氏稿本」所述，只是一份稿本而已，應該是林泰輔未來想正式出版專書的草稿而已。這部論著經過多次修訂，就筆者的觀察，《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的寫作狀況應如下：

1、謄寫《文字の源流》的內容

《上代漢字の研究》多數內容與《文字の源流》相同，應該就是抄寫自《文字の源流》，用的底本很可能就是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這本正本。林泰輔在抄寫的時候並沒有很正式，所以寫字比較隨便，有些細節的用語也抄漏不少。該書抄完之後，林泰輔才又認真校對了一次，將許多與《文字の源流》用語有差異的地方全部修改成一樣的內容，將缺少的補在旁邊；寫錯的用紙條覆蓋上，以此當作是未來增補的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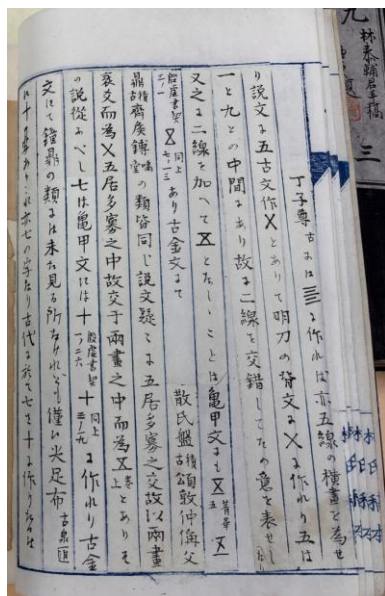
2、加入更多甲骨文字的討論

上文提及據成家徹郎所言，《文字の源流》之所以缺少「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是因為內容有太多需要修改了。筆者認同這樣的意見，林泰輔撰寫原本的《文字の源流》時，還只是看過甲骨拓片，所以寫得不夠深入，等到入手甲骨實物之後，有了更多的想法，所以撰寫《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的這個階段另修正《文字の源流》的內容，有增有減，像是「第四章 古文と八卦」更是直接將與《文字の源流》相同的開頭刪去一大部分。（可參上引圖表3的左圖）

3、補充甲骨文字的字形

《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版）有使用小紙片覆蓋原來的內容，其中有一些是甲骨字形與出處，某些字下面的出處紀錄是「殷虛書契」、「菁華」、「書契後編」，《殷虛書契後編》是1916年出版的，所以這些小紙片的撰寫不可能早於1916年，而林泰輔1914年就拿到博士了，所以這些內容是他得到博士學位後才增補的。值得注意的是，筆者有留意到有一條「菁華」的紀錄並不是寫在小紙片，而是直接寫在版面上，而《殷虛書契菁華》是1914年出版，這年林泰輔剛好拿到博士學位，就時間上看起來送審論文是來不及將《殷虛書契菁華》補入才對，所以《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應該是1914年後才抄寫的，這也是筆者認為斯道文庫的8卷本《上代漢字の研究》不是博士送審稿的原因之一。

圖表 5、《上代漢字の研究》「菁華」之引文



以上關於內容《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狀況略為繁瑣，但林泰輔身為日本研究甲骨學的第一人，近年又有不少探研林泰輔學術地位的文章，林泰輔的相關著作在研究日本甲骨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故需在此說明。綜合上述內容，筆者認為《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撰寫狀況可能如下表所示：

圖表 6、《文字の源流》與《上代漢字の研究》的撰寫時程

時間	林泰輔的相關發表或行事
1903	劉鶚出版《鐵雲藏龜》
1906~1907	見到《鐵雲藏龜》，《文字の源流》定稿，發表〈周代書籍の文字及び其傳來に就て〉
1908~1909	自田中慶太郎收購甲骨，見到甲骨實物
1909	發表〈周代の金石文と經子史傳の文字〉、〈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
1907~1914	修改、增補《文字の源流》成 8 卷本《上代漢字の研究》(井上所見本)
1912~1914	提交 5 卷《文字の源流》與 8 卷《上代漢字の研究》(井上所見本)申請博士學位，謄寫稿本《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
1914~1922	持續增補稿本《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的內容

《鐵雲藏龜》於 1903 年出版，目前沒有直接的資料顯示林泰輔是何時看到這本書，但應該是在他發表〈周代書籍の文字及び其傳來に就て〉之前。東京的「說文會」從文化年間（1804-1818 年）成立，每月研究《說文》的相關內容；「吉金文會」成立與明治 40 年（1907 年），成員有與林泰輔相熟的高田忠周、河井荃廬等人，篆刻家對金石拓片比較有注意，林泰輔可能是在「說文會」、「吉金文會」等性質的討論會中見到《鐵雲藏龜》的。那段時間剛好他開始留意《周禮》、《逸周書》等文獻，大概受此啟發，開始興起研究中國文字源流的想法，成家徹郎認為《文字の源流》大概是 1906~1907 年定成，此時林泰輔只看過《鐵雲藏龜》而沒看到實物，這樣的觀點筆者是同意的。因為等林泰輔 1909 年發表〈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時，他提到「余は二三年前その書を見て……」⁴⁸「頃者その内數十片の本邦に伝来するありて、その実物を見、余も亦その十數片を獲て……」⁴⁹，所以應是 1906~1907 年之際看到《鐵雲藏龜》，開始嘗試寫一些有關文字的著作，《文字の源流》也是此階段寫成，其後見到甲骨實物後，於 1909 年才真正以〈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開始「發表」甲骨文的研究。

關於《上代文字の研究》、《上代漢字の研究》與《文字の源流》之間的關係當然也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自始自終林泰輔申請博士論文就是使用 5 卷本的《文字の源流》。經過近 10 年歲月的流徙後，井上哲次郎已經忘記曾經看過的版本，又見到林家所藏 8 卷本《上代漢字の研究》，誤以為就是當時的博士論文。不過這個論點的可能性不高，否則不好解釋〈官報〉的內容、《文字の源流》扉頁缺少井上「閱了」的情況，以及博士著作應該具備的嚴謹性。

（二）、林泰輔入手甲骨展開研究的時間

1、林泰輔入手甲骨的時間

嚴紹盪提到最早看到甲骨實物的日本人應是內藤湖南：

我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 年）到過中國，但那時我實在還未聽過有那樣奇怪的傳聞（指甲骨文字）。三年後，明治三十五年（1902 年），我由《朝日新聞》社派往中國，其時在北京會見了劉鐵雲氏，當時，他編纂的著作放在桌子上，正在製作拓片。聽他說這是新近從河南發掘的龜甲，上面刻有文字。當時，我由報社派出，無心考慮這樣的閑問題。這是一次珍貴的機會，但沒有什麼研究。

⁴⁸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同註 7，頁 125。

⁴⁹ 同前註，頁 126。

可以看到內藤湖南早在 1902 年就見到甲骨實物了，他 1907 年回到京都大學任教，但並沒有那麼早開始進行對甲骨的研究。明義士《甲骨研究》提到 1904 年之後，西村博也有收購甲骨，而這些甲骨可能歸於林泰輔，⁵¹但並未提到西村博的甲骨是何時流到林泰輔手上，筆者目前也沒有見到其他相關的論述，所以不好當證據。而坊間不少資料提到 1905 年東京文求堂買了 100 片甲骨在日本販售，⁵²但這資料可能有些問題。松丸道雄原在〈日本蒐儲の殷墟出土甲骨について〉認為林泰輔大概是在 1908 到 1909 年之間入手甲骨而開始對甲骨進行研究，而後松丸道雄〈日本甲骨學事始め—甲骨發見百年に際して—〉又對這個問題做了更詳細的說明，⁵³透過書法史學者伊藤隆夫提供的資料，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曾在 1909 年 5 月發放的《文求堂唐本書目（臨時第五回）》內的第 26 頁廣告的部分，提到了以下的內容：（原文請參附圖，下為筆者簡譯之內容）

龜版古骨分讓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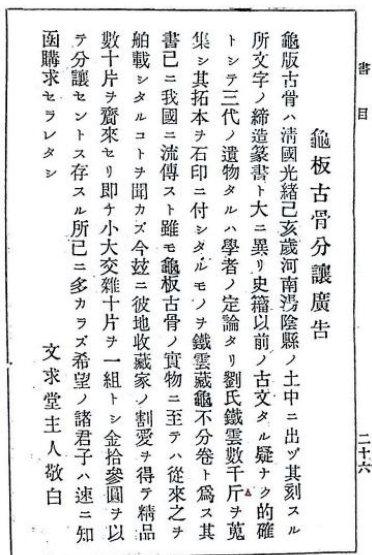
龜版古骨是清朝光緒己亥歲（按：1899 年）由河南湯陰縣土中所發現的。其所契刻之文字的構形與篆書有很大的差別，或疑為史籀以前的古文，被學者認為是三代之遺物。劉氏鐵雲搜集了數千斤（按：松丸疑為「數千片」之誤），將其拓本以石印的方式印刷出版《鐵雲藏龜》不分卷。其書雖已於我國流傳，但關於此龜版古骨的實物，卻未曾有所聽聞。今本人得到他地收藏家所割愛的數十片精品，擬將大小不等的十片龜版古骨為一組，以 13 圓之價格分讓出去。目前存品已不多，望諸君子儘速來函求購。 文求堂主人敬白

⁵⁰ 轉引自嚴紹璁：《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174。

⁵¹ 明義士：《甲骨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 10。

⁵² 胡厚宣：《殷墟發掘》（上海：新華書店，1955），頁 29。朱彥民：《巫史重光：殷墟甲骨發現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頁 118。李無未、魏小燕：〈林泰輔與唐蘭：中日古文字學現代理論初次建構——以新發現《中國文字源流》稿本(1907)為核心〉，同註 20，頁 113。

⁵³ 松丸道雄〈日本甲骨學事始め—甲骨發見百年に際して—〉，同註 19，頁 33-34。

圖表 7、文求堂唐本書目（臨時第五回）附圖⁵⁴

結合刊登此篇廣告的前言，松丸道雄認定田中慶太郎是 1908 年開始蒐集甲骨，而且廣告刊載之前就已賣出一些，並認為林泰輔就是購買這十片一組甲骨的其中一人。這個論點與林泰輔〈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所記述的時間相合，可以說 1905 年文求堂開始販售甲骨的記載是有問題的，⁵⁵林泰輔入手甲骨並開始研究的時間應該在 1908~1909 年之間。

林泰輔收藏甲骨與《文字の源流》的撰寫經過大致如此，嚴格說起來《文字の源流》中有提到甲骨的部分是在「第六章 古文の変遷(第二期)」，有配上幾張甲骨摹本來解說，但篇幅很少。有可能介紹更多甲骨文字的「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卻又不見於《文字の源流》，而且不管是《文字の源流》又或是《上代漢字の研究》都沒有出版，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不為日本學界所知，要從中來探討林泰輔「甲骨學」的研究可能有些受限，但若視其為林泰輔展開甲骨學研究的開端或基礎是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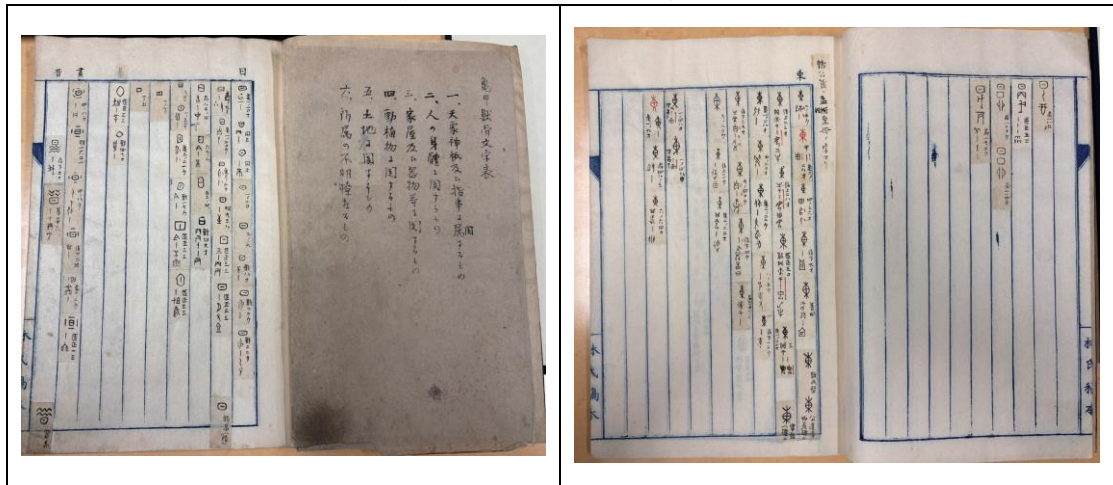
於此一併介紹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表》，此書同樣為未刊稿，版心下方亦有「林氏

⁵⁴ 本圖由松丸道雄提供給蔡哲茂師，蒙蔡師提供資料。

⁵⁵ 關於最早開始收藏甲骨者，成家徹郎以為應該有可能三井源右衛門，魏慈德在譯文內有補註金祖同的說法：「主人謂三井氏所得蓋在上虞羅氏前，遺專足自安陽輦來者。」請參成家徹郎撰、魏慈德譯：〈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同註 18，頁 111。不過因為這些資料的時代與 19 世紀初期有點距離，也不是當事人所記，附記於此。

稿本」的字樣，一同收藏於斯道文庫中。此書在《書道全集》有收錄兩頁，⁵⁶成家徹郎認為此書可以看成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的源流，沒有出版十分可惜。⁵⁷李安竹〈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在介紹此書時，提到該書編排是按字形整理編排，可分為「天象神祇等」、「人的身體」、「家屋和器物」、「植物」、「大地」、「所屬不明」等六大類，認為與孫海波《甲骨文編》性質相似。⁵⁸林泰輔本就對《說文》部首的分類有些意見，認為《說文》的解釋有些牽強，且有不少古文、籀文遺漏以及與俗體混同的現象，⁵⁹所以《龜甲獸骨文字表》不採《說文》的次序是可以理解的。需要略補充的是，〈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提到的六類中的「植物」應改為「動植物」，而這部書除了像孫海波《甲骨文編》將甲骨字體列出之外，也有將此字形的文例一併列出，所以成家徹郎才會認為此書與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性質接近。可惜林泰輔來不及完成此書就過世，否則該書應能成為早期甲骨工具書的實用典範。此套書雖有六冊，但各冊的份量差距甚大，1、2、6 冊份量很少，3-5 冊三冊的份量超過其餘三本 10 倍以上，目前看到的版本可能是林泰輔過世後才裝訂的，而且是根據遺稿的內容直接裝訂，否則以文字表的形式來思考，不太會出現整本沒有多餘頁數補字，各本頁數又差距極大的狀況。

圖表 8、《龜甲獸骨文字表》



⁵⁶ 下中邦彦等編：《書道全集》第一卷（東京：平凡社，1962），頁 15。

⁵⁷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同註 1，頁 10。

⁵⁸ 李安竹：〈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同註 22，頁 72。

⁵⁹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同註 7，頁 290。

2、林泰輔的甲骨研究與東京歷史學界

雖然在日本提到甲骨學就會想到林泰輔，但實際上他的甲骨相關學術研究在當年並沒有那麼受到重視，西山尚志指出林泰輔當年就讀東京大學文學部漢書科的時候已年滿 30，與同時入學同學存在代溝，他接受的教育還是舊式教育，而白鳥庫吉則是受新式教育的最初一代，這 10 歲的差距劃分了所受教育的形式，也影響了不同的學術視角，像藤田豐八反對林泰輔在東大任教，大概也都是這個因素。⁶⁰

即使林泰輔 1918 年出版了《龜甲獸骨文字》，其子林直敬 1927 年為他出版《支那上代之研究》，但他的甲骨研究在東京歷史學界的影響仍然不大，林泰輔在 1919 年〈殷墟の遺物研究に就て〉也提到他的朋友基本上都覺得甲骨不可信。⁶¹當時僅有高田忠周、河井荃廬等少數朋友相信甲骨，神田喜一郎說林泰輔於東京的歷史學界發表論文時，就像是面臨四面楚歌的環境一樣，連論文被刊登的位置都安排在雜錄欄。⁶²據松丸道雄的回憶，他在 1955 年就讀東京大學開始學習甲骨時，還被說過「如果是二、三年前的話，你大概會從東京大學被驅逐出去。」這樣的話，而東大東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還說過「沒有辦法了解中國古代的諸般事情，所以中國史差不多從春秋時代開始計算即可」等語。⁶³1945 年之前東京學界對甲骨材料的態度仍是比較保守的，1947、1948 年貝塚茂樹受邀到東京大學史學會擔任特別演講者，東京大概至此之後才對甲骨文字的研究抱著較開放的態度。⁶⁴

林泰輔的研究由經學文獻而至古文字，在日本當時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年輕史學學者來看，無疑是陳舊不可信的，他的研究脈絡與日本當時甚至日後的史學研究者也都不太一樣，⁶⁵這或許也是他甲骨文字相關的研究成果在日本自始自終都少被討論之原因。20 世紀中期日本學界提到林泰輔時，多介紹他出版《龜甲獸骨文字》以及〈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之事，稱許他是日本第一位研究甲骨的學者，獨具慧眼很早就開始研究甲骨，顯得日本在甲骨上的研究不落中國學界之後；而且受日本學界敬重的王國維與羅振玉都曾稱讚過他。林泰輔或許是因為以上原因才得到 20 世紀中期之後日本學界的青

⁶⁰ 西山尚志：〈「疑古」與「釋古」的前哨戰——從白鳥庫吉與林泰輔的爭論再探「釋古」的本質性問題〉，同註 2，頁 121。

⁶¹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同註 7，頁 172。

⁶² 神田喜一郎：〈「貝塚教授の《甲骨文字》圖版篇を手にして林泰輔博士を憶う」〉，《敦煌學五十年》（東京：二玄社，1960），頁 102-104。

⁶³ 赤塚孝雄、池田知久、家井真、戸川芳郎、松丸道雄「座談會」：〈「先学を語る」——赤塚忠博士——〉，《東方學》126 卷（2013），頁 170。

⁶⁴ 陳逸文：〈貝塚茂樹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屆海峽兩岸出土文獻與文字研究交流青年論壇會議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2024 年 9 月 27-28 日），頁 52-53。

⁶⁵ 當時東京師範學校的教授認為林泰輔是稀少的保有古風經學典型的學者，跟其他現代風的和學者不同。町田三郎：〈林泰輔と日本漢學〉，《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 14 號（1997），頁 34。

瞭，但對於林泰輔具體在甲骨學上有那些建樹，倒是很少說明，僅有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有關地名的討論常舉林泰輔的說法來進行討論。⁶⁶不過在現在的日本學界中，林泰輔反而是以甲骨研究而聞名，不得不感嘆時代的變化。⁶⁷

（三）、林泰輔與諸橋轍次

最後再來談談林泰輔與諸橋轍次之間的關係，成家徹郎已提到林泰輔與諸橋轍次是同僚的關係。⁶⁸但有些資料提到林泰輔與「門人」諸橋轍次一同前往安陽調查甲骨。⁶⁹諸橋轍次是林泰輔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同僚，雖然兩人相差近 30 歲，且諸橋轍次確實也讀過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但是林泰輔是在諸橋轍次畢業後才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的，兩人並不是師生的關係。在「回顧 学問の思い出」的座談會上，曾有學者問過諸橋是否有跟林泰輔學習過，諸橋的回答是：「林泰輔先生與兒島獻吉郎先生都是在我畢業之後才來任教的。」⁷⁰，很清楚表明兩人僅是同僚的關係，不過諸橋轍次與林泰輔後期的關係應該很不錯。

諸橋轍次 1918 年計畫要去中國旅行，得知此計畫的林泰輔寫信希望能與他同行，希望能親自到甲骨出土地安陽去訪查。諸橋轍次當時 35、36 歲，林泰輔則年過 60。原先諸橋轍次不太願意帶林泰輔一起去，但最後還是答應他的請求，兩人還在 1918 年 4 月 9 日一起拜訪王國維。

林泰輔結束 1918 年安陽之旅結束後，還想再去安陽進行調查，因此又多次委託後來到中國留學的諸橋轍次幫忙探看安陽的狀況。諸橋轍次為了林泰輔還親自前往安陽兩次，幫忙確認安陽的狀況，以便帶林泰輔去調查。可惜最後因土匪橫行、學生排日運動、河南兵變等因素，林泰輔的第二次安陽調查始終沒有成行。⁷¹但由佐藤互指出的內容來看，諸橋轍次與林泰輔後來的關係應該還不錯，否則很難在紛亂的時代還願意這麼幫忙。林泰輔

⁶⁶ 林泰輔關於地名的意見可見於《支那上代之研究》所收〈龜甲獸骨に見えたる地名〉中，但一樣只有隸定而沒有具體的說解。

⁶⁷ 町田三郎：〈林泰輔と日本漢學〉，同註 65，頁 25。

⁶⁸ 成家徹郎撰、魏慈德譯：〈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同註 18，頁 108。

⁶⁹ 鎌田正〈林泰輔〉，收入江上波夫編，林慶彰譯：《近代日本漢學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18。李安竹〈林泰輔の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註中也提到類似的觀點，請參李安竹：〈林泰輔の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同註 22，頁 70。李無未、張品格：〈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同註 21，頁 162。

⁷⁰ 原文：「林泰輔先生も兒島獻吉郎先生も皆私が卒業後に來られたのです」引自佐藤互：〈諸橋轍次の殷墟調査の功勞について：諸橋轍次の日記、回顧録と林泰輔の書翰を中心に〉，《中国言語文化研究》第 21 號（2021），頁 106。

⁷¹ 同前註，頁 79-107。

過世後《支那上代之研究》的刊行之事也是由林直敬委託諸橋轍次與幫忙《上代漢字の研究》題字的萩野由之協助。

成家徹郎在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發現林泰輔的《文字の源流》，曾疑惑為什麼林泰輔的這本手稿會放到諸橋文庫裡，⁷²而且這份《文字の源流》很可能是林泰輔博士論文的部分原稿。因目前尚無確切資料佐證其流傳經過，筆者試據相關史實進行推論。

諸橋轍次 1908 年畢業後剛好與林泰輔同一時間至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職，但當時林泰輔升任教授，而諸橋轍次剛畢業，年紀與職級都有差距，兩人未必有甚麼交情。直至 1918 年諸橋計畫赴中國旅行，兩人互動才轉趨密切。前文提及諸橋起初不願帶林泰輔同行，最終是被其熱情所動。筆者推測《文字の源流》或許便是在此期間移交到了諸橋手中。考量到諸橋轍次日後主編《大漢和辞典》（收錄大量篆文）、及《広漢和辞典》，或許早年就對於文字抱有興趣，林泰輔透過贈與或出借此稿，向諸橋展示其考察文字的熱忱與學術準備，最終促成了結伴同行之事。

結束中國旅行後，諸橋於 1919 年至 1921 年間赴北京留學，返日後升任教授，而林泰輔則於 1922 年逝世，這部手稿或許因此未及歸還，最終留存在諸橋文庫中。林直敬在編纂《支那上代之研究》時，目錄中未見《文字の源流》，可見家屬已無此稿，這側面印證了手稿是在林氏生前轉出的推測。既然林泰輔手邊尚有持續修訂的《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將這份舊稿轉交給諸橋，亦為合情理之事。

五、結語

成家徹郎發現林泰輔《文字の源流》之後，學界對林泰輔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解，也促進了日本甲骨學源流與影響的討論。本文整理林泰輔的相關研究，提供一些未見的材料，也介紹一些較少被注意的論點，並從三個面向來對林泰輔的學術成就與學界評價進行分析。

由於林泰輔過世的時間較早，來不及匯整自己的學術論點，加上當時學界對他的甲骨研究又不甚重視，導致對他研究成果掌握似乎不夠清楚。本文透過《上代文字の研究》、《上代漢字の研究》與《文字の源流》的比對，對林泰輔取得博士學位的過程以及日本甲骨學的發展脈絡有一些新的認識，可藉此更客觀看待林泰輔在日本甲骨學界的定位。

關於甲骨是何時流入日本，又是何時才真正進入學者的視野，歷來有一些不同的說法。筆者透過分析與比對學者的說法，認為 1905 年田中慶太郎就已開始在日本販售甲骨的論

⁷² 成家徹郎撰、魏慈德譯：〈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同註 18，頁 105。

點是有待商榷的，林泰輔應該是 1908~1909 年才真正入手甲骨，也才正式發表有關甲骨文字的論文。新發現的 5 卷未刊本《文字の源流》雖與林泰輔的博士學位有關，但在甲骨方面的研究似乎還不具代表性，而斯道文庫所藏 8 卷的《上代漢字の研究》則是持續更改的稿本，不易據此探討林泰輔早期的甲骨研究成果，但應能反映林泰輔學術觀點的變化。而諸橋轍次與林泰輔的關係，以及《文字の源流》為何會流入諸橋轍次手上，筆者也有所推論。

林泰輔的研究雖未能在當時的學界獲得高度評價，但其作為甲骨學先驅之開創性意義仍不容忽視。筆者所見《上代漢字の研究》（斯道文庫本）「第五章 古文の変遷」（第一期）中，實存有展現林泰輔文字考釋成果與方法之篇幅，恰可彌補《龜甲獸骨文字》等書僅作隸定而缺乏考釋之不足。因篇幅所限，本文對此暫不展開，留待日後進一步補述。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レファレンス協同データベース：<https://crd.ndl.go.jp>。

下中邦彦等編：《書道全集》第一卷，東京：平凡社，1962年。

工藤卓司：《近百年來日本學者《三禮》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6年。

王宇信：《甲骨學一百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任光宇：〈羅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學術史新探〉，《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39卷第3期，2019年，頁22-35。

吉川幸次郎、桑原武夫、貝塚茂樹、森鹿三、田村實造、宮崎市定：〈先学を語る——桑原隲藏博士〉，《東方學回想II》，東京：刀水書房，2000年，頁33-54。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の研究——日本人編》，東京：大東文化大學，2018年。

成家徹郎撰、魏慈德譯：〈日本人的甲骨研究先驅者：富岡謙藏與林泰輔〉，《故宮文物月刊》第222期，2001年9月，頁94-111。

朱彥民：《巫史重光：殷墟甲骨發現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

——：《殷墟考古發掘與甲骨文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江上波夫編，林慶彰譯：《近代日本漢學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6月。

西山尚志：〈「疑古」與「釋古」的前哨戰——從白鳥庫吉與林泰輔的爭論再探「釋古」的本質性問題〉，《現代哲學》2020年第6期，頁120-127。

佐藤互：〈諸橋轍次の殷墟調査の功勞について：諸橋轍次の日記、回顧録と林泰輔の書翰を中心に〉，《中国言語文化研究》第21號，2021年10月，頁79-107。

李安竹：〈林泰輔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學中日研究互動〉，《國際漢學》2023年第5期，頁70-77。

李無未、張品格：〈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8輯，2023年2月，頁149-174。

李無未、魏小燕：〈林泰輔與唐蘭：中日古文字學現代理論初次建構——以新發現《中國文字源流》稿本(1907)為核心〉，《古漢語研究》2023年第2期，頁112-128。

町田三郎：〈林泰輔と日本漢學〉，《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4號，1997年3月，頁21-36。

貝塚茂樹：《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東京：弘文堂，1946年。

赤塚孝雄、池田知久、家井真、戸川芳郎、松丸道雄「座談會」：〈「先学を語る」——赤塚

- 忠博士——》，《東方學》126 卷，2013 年 7 月，頁 163-203。
- 国立印刷局：<https://www.npb.go.jp>。
-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l.ndl.go.jp/>
- 明義士：《甲骨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
- 松丸道雄：〈日本甲骨學事始め—甲骨発見百年に際して—〉，《歴史與地理》第 526 號，1999 年，頁 33-34。
-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東京：光風館，1927 年。
- 林泰輔著，錢穆譯：《周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
- 胡厚宣：《殷墟發掘》，上海：新華書店，1955 年。
- 神田喜一郎：〈「貝塚教授の《甲骨文字》図版篇を手にして林泰輔博士を憶う」〉，《敦煌學五十年》，東京：二玄社，1960 年。
- 崎川隆、陳曲、董晶卉、李靜：〈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所藏殷墟甲骨〉，《中國古典學》第 5 卷，2024 年 6 月，頁 189-261。
- 陳逸文：〈貝塚茂樹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屆海峽兩岸出土文獻與文字研究交流青年論壇會議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2024 年 9 月 27-28 日，頁 46-56。
- 項麒達：〈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抄釋部分校注〉，《漢字文化》2022 年第 21 期，頁 71-74。
- 黃庭頤：〈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林泰輔撰《龜甲獸骨文字》附抄釋二卷董作賓批校本考釋〉，《書目季刊》第 47 卷 2 期，2013 年 9 月，頁 75-88。
- 董作賓：《甲骨學六十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 劉思婷：《林泰輔史學研究——以堯舜禹抹殺論、周公研究、甲骨文研究為中心》，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語言文化碩士論文，2015 年。
-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15 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
- 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 年上虞羅氏玉簡齋石印本。
- 羅琨：〈從羅王書信看早期甲骨學的形成〉，收入陶德民編：《內藤湖南研究の最前線：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吹田：關西大學出版社，2023 年 3 月，頁 148-152。
-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